洗髮精，而是一顆赤誠的心；師父收受的不正是一位居士虔誠的供養嗎？想想自己，每天過堂時隨著師父、大衆念「供養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，圓滿報身盧舍那佛……十方三世一切諸佛……」但自己到底眞正供養了幾尊佛菩薩呢？有時專注地念了其中的一兩尊，其他的心念則停留在桌上的菜餚——這是我喜歡的，那是我討厭的；有時是停留在昨天的課程；但大部份的時間是注意眼前蒼蠅的起落、脚上的蚊子又來一下了……。

此時，若在家中，媽媽正是掛滿頭銜、封號：「烏龍專家」、「情緒不佳」、「最笨」……我開始有些心領神會了。

一則以願轉業的故事

何清雄

阿秀是我一年前在法會中認識的研讀班同學。那夜我擔任巡寮工作，遠遠地看到一個人在中庭徘徊，「同學，這麼晚了怎麼還沒就寢？」我走近前關切地問。「在被窩裡冷得直發抖，怎麼睡也睡不著，最糟糕的是我腎虛寒，大約一個小時就需起來如廁一次。」她縮著身子，低著頭回答道。「怎麼會這樣子呢？」我好奇地探問。寒風中，她訴說起一段往事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我排行老么，當我出世不久，父母就相繼去世了，記得大嫂入門後，對我並不友善，經常在飯桌上呵責我，因此吃飯時間是我最緊張、最不敢面對家人的時刻，我藉故逃避，或被迫吃些剩餘飯菜充饑，因疏於照顧而經常生病，生病後又得不到適當的調理，我的意志是封閉的，只知道我是愛哭的，我需要哭訴。

我對大嫂的憤恨並沒有因爲我的長大和稍懂人事而略減，我開始使用

怒目相向、惡語相譏，搞得全家雞犬不寧，常被街坊鄰居看作笑話。每當午夜夢迴，浮現眼前的不是媽媽慈愛的撫慰，而是大嫂的臉孔，我會情不自禁地握緊雙拳，咬緊牙關，久久不能自己地流著眼淚……我痛恨大哥和大嫂，於是搜索一些最難聽的語言，以便明天可以咒罵他們，常常到天亮仍無法入睡。恨意愈積愈深，內心常如波濤般洶湧，身體也每下愈況，眞是苦不堪言。

一個偶然的因緣裡，我接觸到佛法，親近師父，一日，法師開示：「業力雖大能敵須彌、能深巨海，但願力比業力的力量更大，只要我們發願並確切踐行，必能消業障趨向善道，使自己與家人同獲喜樂。」法師說只要我們誠心發願「禮敬諸佛、稱讚如來」，每晚在做功課後加一句讚美、祝福的話，就能消彌彼此間的隔閡和積怨，那當中我彷彿看到遙遠的一線曙光。

就這樣，經過內心一次又一次的掙扎、淘洗，勉強的讚美與迴向，發現自己的心地漸漸清明柔和起來，有一天當我看見大嫂把飯菜端上桌時，我突然發現她也是我們家的一員，我一直渴望大嫂就是取代媽媽，但奈何她不是我的媽媽，我在期待、盼望她的慈愛中要求她，我看到自己捨不掉對大嫂的要求……當我發現這個秘密以後，我的身心比以前少生病，我的改變也得到了大嫂善意的回應，彼此的語言也和諧起來了。

我自知身體不好，又不想成家，但願此身能奉獻……

* * *

傾聽至此，流淚的是我，不是她，她已經輕鬆多了，不是嗎？難怪，我經常在勞工公園看到她，法會時很賣力的工作著，很多義賣的場合，都看到她以「阿彌陀佛」向人招呼，誠懇地喚醒人們的慈悲心。

她的經歷也提醒我，人的一生並非宿命或定命，只要我們肯以願轉業，化煩惱爲菩提，邁向清涼輕安是可預期的。